

跨越中国

[美] 彼特·真克英斯著

冀开运 古建军 刘保忠 译

杨达复 审订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1	电话里的约请	(1)
2	雪 虎	(7)
3	试 妻	(10)
4	梦 想	(18)
5	话说中国	(24)
6	我有翻译了	(31)
7	滞留期间	(38)
8	向珠穆朗玛峰进发	(42)
9	在喜马拉雅山上空	(45)
10	红毛腿	(48)
11	克里斯	(53)
12	行车途中	(61)
13	吉姆的故事	(67)
14	女向导	(71)
15	圣 人	(76)
16	珠穆朗玛峰	(79)
17	赶牦牛头人金麦	(83)

18	夜幕下的山音	(89)
19	在死亡地带	(97)
20	天籁	(101)
21	卡罗琳的日记	(105)
22	聚餐晚会	(109)
23	狂人	(116)
24	乡思	(119)
25	布达拉宫	(122)
26	离开拉萨	(125)
27	飞抵成都	(128)
28	芳园	(131)
29	四川家宴	(135)
30	迪斯科	(138)
31	兰瑛的童年	(140)
32	路过西安	(143)
33	鲤鱼宴	(149)
34	往事如烟	(155)
35	穆安	(164)

36	草原上的风.....	(167)
37	内蒙庙会.....	(170)
38	巴彦淖尔.....	(173)
39	蒙古爸爸.....	(179)
40	成吉思汗.....	(183)
41	烤羊晚会.....	(186)
42	最后一站.....	(192)
43	异国恋.....	(197)
44	福州街头.....	(201)
45	渔村风情.....	(204)
46	蟹 菜.....	(209)
47	告别中国.....	(213)
48	凯旋归来.....	(217)
49	登上峰巅的人是谁.....	(224)
50	炉火前的思念.....	(233)
	后 记.....	(237)
	大事记.....	(240)
	本书的评论.....	(242)

1

电话里的约请

我又饿又烦，心情沉闷，不想出门远行。

此刻，我正坐在令人恐惧的绿白色拖车里，观看一些旧幻灯片，甚至不想向窗外瞧。天空是低沉而令人压抑的铅灰色，似乎阴郁的冬天一般，小树毫无生机地呆在近旁。这是二月下旬的天气。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一直在这通风的拖车里工作。这拖车就座落在路德先生的杂货商店后边。

自从历时五年的穿越美国的旅行结束以后，我们迁居到春山（田纳西州）。这是人口不足1000人的小镇。我们的135英亩的农场就位于春山东市区的边沿。这儿距纳什维尔南部有120多公里，周围没有多少饭馆供人就餐，简直是奶牛和马比人多，干草和苜蓿地比饭馆多。午饭时，我去大众餐馆，吃一顿用当地最好的牛肉做成的汉堡牛排，然后留下一堆佐料和烟一样的气味；或者是去色当旅店，用几美元买点牛肉和玉米面面包。

大众餐馆紧挨着一个企业合作社和一家理发店，色当旅店座落在红色舰艇商场（这是小城里唯一在下午8点以后能买到狗食的地方）和安德逊五金商店之间。安德逊好长时间不

开门了，那是方圆10里唯一能够买到螺丝和钉子的地方。

不，今天我不想太友好。如果你住在小城，那你就会无人不知。当你心情烦躁时，最好不要在大庭广众的场合露面。也许我穿过碎石铺成的停车场，去路德家拿一份节食杂志和一袋都咸子。路德夫人喜欢唠叨，当我在银行排队时，她总是喋喋不休，有时跟着我出门还在说话。我从路德夫人那儿知道了许多民间趣闻，这要比从哈罗德日报、收音机和5频道电视新闻知道的还要多。

我精心筛选了几百箱幻灯片，以便加快完成我的幻灯片展览。在过去几年里，我常常应邀到美国许多大学去作关于穿越美国旅行的报告。我对着从窗子射进来的微光细细查看这些幻灯片。这是我在新墨西哥州高原上拍摄的。色彩是深黄色和夏末的深紫色，这是西部牛仔的天空。我能看到扭曲多节的篱笆杆和风车的黑色轮廓。这些幻灯片又把我带入那种情境。

为什么我不能乘坐福特汽车，沿着65号公路直线前进，直奔纳什维尔机场再飞往那儿呢？那儿有和煦的阳光，温暖的风，绿草如茵的地面。不，不能！我的妻子巴巴拉正期待我回家吃饭，该轮到给孩子们洗澡了，该给他们在睡觉前读儿童故事了；还有火炉需要添柴，我那50头奶牛和公牛需要干草，我的田纳西公马需要“甜蜜”饲料，我的爱斯基摩狗需要优质面包……。

我又拿起另一个幻灯片。这是我穿着运动服、黄衬衫时给自己拍照的。我简直成了一架旅行机器，两腿晒得黝黑，瘦骨嶙峋，时刻准备背负行囊，靠荒野为生。我在什么地方才能尽自己的责任呢？农场，家庭，拖拉机，百年农舍以及最后六个月

的总体修缮，税收及电话线路？

突然响起了长途电话的铃声。

“彼特，我是斯基普。”

我与斯基普是在新奥尔良旅行时结识的。当时我的行囊、睡袋和帐篷已用得破烂不堪。以前曾听说占斯波特的设备好，于是我决定使用他们的产品。恰好斯基普和他的堂兄弟马玛大约10年前就经营占斯波特。他们给我买了一个新行李袋、一个圆盖的帐篷以及一对物美价廉的睡袋，然后用船运到新奥尔良。就是在这段旅行中我们成了好朋友。

“玛瑞怎么样？”我立刻问道。通常在我们的对话临近尾声时就都要提到玛瑞，这时我多么想听到关于他的疯狂趣事。玛瑞是我所知道的一位放荡不羁的人。一次，人们正在举行休斯顿迪斯科舞会，他攀上马车轮一样大的环形吊灯玩空中飞人，其举动吓跑了舞场保卫者和在场的休斯顿警察。他英勇无畏，敢作敢为，诸如在一条栏杆上以野蛮的西部风格跳跃，沿着栏杆走路，用脚踢飞偶而遇到的瓶子等。当碰到残暴的人类行为或设计旅行袋时，他显示出充分的创造性。

“玛瑞一切均好，巴巴拉怎么样？”

“我告诉你，她又怀孕了！”我们才在几周前发现的，似乎这第三次怀孕不像前两次那样费尽心机。

“孩子什么时候降生？”斯基普比平时反应更快。

我屈指一数，说道：“10月的第一周。”

斯基普什么也没有说。他安静了一会儿，时间很长，以致让我怀疑是否我说的话惹恼了他。我们俩马上又恢复了谈话，然后斯基普打断了我的话，说：“你听说了我去中国的事吗？”

“去中国？”

“对，你喜欢去中国吗？”他的声音毫无感情。

“斯基普，你不是开玩笑吧！”

“我是严肃的，你同意和我们去攀登珠穆朗玛峰吗？我们将跨越中国和西藏。”

我还不能完全接受这件事。“为什么？嗯，我想你们去珠穆朗玛峰干什么？”我支支吾吾，想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以便完整地领会斯基普的意思。我很震惊，这事太罕见了。

“卢·温特克组织了一支登山探险队，叫‘1984年中国/珠穆朗玛峰探险队’。他们想成为第一批从西藏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美国人。你知道，他的孪生兄弟吉姆是1963年第一个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美国人。”

“什么时候出发？”我有点结结巴巴地问道。

斯基普好像用手捂住了电话，我听见他对某人说：“请让我再讲一分钟！”

“继续说，斯基普，你怎么能让我着急呢？”

我想远远离开这偏僻的小城，这安居死守、令人厌烦的冬天。我的记忆犹如那饥饿的电子计算机搜集信息一般地迅疾、活动起来，浮现在脑海中的任何意象都有助于我描述从未想过要去的中国。

我从《国家地理学杂志》上看到一幅旧彩图，峰巅如同尖刀直刺云霄，珠穆朗玛峰为浮云所淹没，登山者出现在巨大的令人眩晕的白色冰川上，看上去就像一个小黑点。

在大学艺术史课程中所学过的中国雕刻的内容突然浮现在脑际。我能十全十美地列举出它具体而相称的形态线索，诸如奔驰的青铜马，庞大的陶瓷狮子，不可思议而复杂的石头雕刻等，而这些石头雕刻得花数年时间才能完成。

我追忆起许多长城题材的令人喜爱的中国绘画。这时，戴着金丝眼镜的艺术史教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他指出了宋朝艺术家极富技巧的笔触。这些画作在长幅精致的纸上，画的背景是受过侵蚀的翠秀峰峦，也画着弯曲的老树，树上栖息着众多的白鹤。

“彼特，你还在那儿？”斯基普问。

“是的……我在这儿！”

“实在对不起！”

“你应该告诉我探险队什么时候出发？”

“如果经费能及早筹集，所有关于中国的详情能弄清楚，打算让探险队在8月上旬某个时候从西雅图出发，次日直达北京。从那儿我们直抵西藏，西藏距北京有数千里之遥。”

“西藏在哪儿？”我问。斯基普停顿了一下，试图说明西藏的位置。

我自以为愚蠢，不能描述世界的那一部分。因为这个缘故，我不能断定哪些国家与中国毗邻，不能确定苏联哪一边与中国接壤，由于涉及到珠穆朗玛峰，我才想起它在尼泊尔，而非西藏。

“西藏在中国大西南的边角，至少我认为它在西南，谁知道？它也许在东南。”我还不能想象西藏在何方，正如同我不能描述墨西哥怎样与得克萨斯州和亚里桑纳州接壤一样。

“我认为西藏与印度、尼泊尔和不丹接壤……”他提到的后一个国家听起来都比前一个国家更有诱惑力。

“你是怎么想的，真克英斯博士？你的日历上是否安排了去中国的行程？”

“斯基普博士，我去。”我说道。

“你真这样快地决定了吗？”斯基普不相信地问道。

“我猜是的，嘿！这是人生一次难得的旅行，我不想让任何人代替我。”

斯基普好像冲出去见过某个人，又很快地回来接电话。

“谢谢你告诉我，斯基普！”我挂上电话前情不自禁地说，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充分表达我当时激动的心情。

于是，我沿着拖车欢呼雀跃，如同鹤舞一般；我放声呼喊，仿佛体内注入肾上腺素一样，以致于使我忽发奇想：从美国跳到中国。我多年以来的愿望将要实现了！



2

雪 虎

后门紧锁，自从前年夏季以来，我们一直住在春山商业区的这座年久失修、布满漏洞的屋子里，最近才修缮完毕。老屋距公路有一英里远。

原先屋壁到处是水浸过的斑痕，又蒙着灰尘，褪了色的墙纸已片片剥落，石膏做成的天花板在空中悬吊着。一天晚上，当拜访我的堂兄比利正在熟睡时，大约50磅重的石膏块掉在他身上。比利是一个壮实的小伙子，感谢上帝，没有伤着他。

今天晚上，对不可思议的探险的遐想，使我劲头越来越大。我想飞快地跑到巴巴拉身边告诉她这一切。我知道她会理解我的。

她不在厨房，也不在浴室，我听见4岁的女儿瑞贝卡正在与她幸福地谈话。我悄悄地走进起居室，还是没有人。

“巴巴拉，你在哪儿，亲爱的？”

“我在这儿。”她回答道，听起来像是呻吟声。

巴巴拉躺在长沙发上，盖着一条被子，脸色苍白，略带病容。这不是孕妇晨吐，因为现在不是早上。可她说整个下午，她都感到身体虚弱。她似乎无力走过房子，更不必说她听到我

去中国、西藏和珠穆朗玛峰了。她怀孕已两个月了。

“你好？”她有气无力地问道。

“嗯！一切正常。”

1岁的杰德听到我的声音，从小憩中醒来。我走过去抱起他，坐在巴巴拉的对面。我估计着如果告诉她我去中国珠穆朗玛峰的话，很可能发生最坏的事，尽管我已答应斯基普我去。如果巴巴拉坚决不同意，我也就只得偃旗息鼓了。然而，我一定要实现我的梦想，直到她克服早期妊娠反应为止。

“彼特，我准备去商店买些尿布和别的东西。你带着瑞贝卡和杰德一起去买好吗？清单放在厨桌上。”

谁现在顾得上考虑吃饭，更何况尿布。

“没问题，咱们坐车走吧。”我喊着把孩子们叫到一起。

瑞贝卡，我天真可爱的小公主，动作优雅，总是瞪着一双好奇的大眼睛，一但我告诉她我去珠穆朗玛峰，她一定会支持我的。可杰德却截然不同。他反应迟钝，很难适应异常的环境。

我带着孩子们穿过大厅径直走出门外。这时瑞贝卡抗议道：“爸爸，外面太冷，我们要穿外套。”

我又返回去，拿了外套，才把孩子们塞进了车内。我几乎不能全神贯注，为了不出意外，便不让中国珠穆朗玛峰浮现于脑海。

几乎刚到门外，我听到巴巴拉喊叫：“彼特，我有病不能做饭，你能到肯塔基煎鸡店买点东西吗？”

我们距31号公路有1英里远。沿着这条路直达哥伦比亚市。这时，我才意识到忘记把杰德放在座位上。我如果继续这样干，我们家也许活不下去了。

当我们路过牲畜墓地时，正遇见邻居玛丽埋葬了可爱的北京小狗，这让我回忆起了少年的情景。

罗达婶婶让我们6个孩子长期预订了《国家地理学杂志》。我知道杂志每月何时邮来，我总是抢在弟弟和妹妹之前第一个抓到杂志，以防这些淘气鬼把书弄脏。那份杂志和《男孩生活》是我唯一关心的邮件。

当我10岁、11岁时，我经常拆开邮件的棕黄色包装，仔细欣赏杂志封面，寻觅有趣的故事。

我和孩子们继续驱车前进。这时，我又想起关于喜马拉雅山山民的故事。因为超自然的忍耐和勇敢，这些山民被誉为“雪虎”。这些夏尔巴人能不带额外氧气，徒步登攀到冰川以上，并且背负白人的仪器设备，而这时西方登山者才能挣扎着移动10多步。

我曾看到杂志上有这样一个画面：在高山上耸立着石头庙宇，庙宇上有供人祈祷的幡旗。对他们来说，大山是众神，有的可爱，有的凶恶。我回想起奇形怪状的牦牛，它们驮载着货物穿过狭窄的岩石铺成的山道。西藏人用牦牛的粪便作燃料，以牦牛肉为食，以牦牛的毛纺织衣物，以牦牛皮制作皮革。我还记得喜马拉雅山人的形象，他们的面容由于阳光暴晒而皱纹纵横，穿着鲜艳的羊毛衣服。

奇怪的是多年来我没有想过的事，而一个电话让我浮想联翩，仿佛昨晚才读过陈旧的《国家地理学杂志》似的。

我们到商店以后，购买了三袋杂货及烧鸡块，径直回家。我没有想到杂货这么昂贵。当我们回家时巴巴拉还躺在长沙发上。我知道我必须等待。直到她感觉良好，我才能告诉她我去中国珠穆朗玛峰。

试 妻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严守去中国、内蒙古和西藏的秘密，就好像赢得500万美元的彩票而不能向外人泄露一样。也许，当我们的牧场开始脱去冬天死气沉沉的枯衣，而在春风送绿的季节里变得芳草萋萋、生机盎然时，巴巴拉的身体会好转的。怀前两个孩子时，她妊娠反应没有这么长。我必须等待良好时机，尤其是因为我去旅行，就意味着在巴巴拉怀孕后期我必须离开。如果在中国我有个三长两短，诸如从珠穆朗玛峰上摔下来，或者别的事，那么我就错过第三个孩子的出生期。我知道那对巴巴拉太残酷了，她能原谅我吗？

我考虑得越多越想去，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然而，作为父亲和丈夫，我意识到现在还不是离去的时候，这将使怀孕的巴巴拉和年幼的瑞贝卡和杰德很难生活。如果巴巴拉不愿让我去的话，我就只得放弃这次机会。唉！她会同意吗？

第一次试妻。

一个星期过后，我决定巧妙地谈谈这个问题，看看巴巴拉的态度如何。二频道正在播放《夜钓》。

“巴巴拉，我告诉过你斯基普要去珠穆朗玛峰探险吗？”我

很随便地问。

“亲爱的，你先等一会儿，好吗？我正在听苔德·考普讲话。”

大约10分钟后，她说：“你刚才说斯基普怎么啦？”

“我问我是否告诉过你斯基普将去西藏的珠穆朗玛峰探险。”

“斯基普结婚了？”她问。巴巴拉总是期望我们的未婚朋友喜结良缘，而斯基普常说他不愿脖子上套着婚姻的枷锁。我认识斯基普9年了，他从来未打算结婚。但最近他遇到一个来自旧金山的漂亮的卷发姑娘，斯基普似乎很认真

“不，他没有。但他好像最近遇到一个姑娘，她叫苏珊。”

“嗯，很好，我希望他能活着回来结婚。旅行应该在结婚之前，特别是在有孩子之前。”

好啦，这次试妻到此为止。我谨慎地将一直在读的《山神觐见记》一书藏在书架上。此书的内容是讲对8047米高的世界第二山峰K—2的探险。8047米高，高于我们通常的飞行高度。人们认为K—2是世界上最雄伟壮丽的山峰。我们登山队的两名队长卢·温特克和吉姆·韦克韦尔已登过此山。我等待着良机再劝说巴巴拉让我去中国珠穆朗玛峰。

第二次试妻。

又一个星期过后，我收到一封信，信上有圆形蓝色符号，这表明它与中国有关，信的顶部是“中国/珠穆朗玛峰1984，”符号下面为“珠穆朗玛峰。”信笺共有4页。不管怎么样，再用不着个人解释了。

中国/珠穆朗玛峰

1984

珠穆朗玛峰

即时发稿

珠穆朗玛峰北壁

现年54岁的卢·温特克是著名的登山家及瑞尼尔登山运动的主持人。他得到中国政府的允许，在1984年秋返回西藏，并再次力图从人迹罕至的北壁爬上高达8 848米的珠穆朗玛峰巅。

1982年，温特克率领一队美国人沿着同样的路线力图登上山巅，只因为当时天气恶劣及玛蒂·豪怡的遇难，而未能如愿（当时玛蒂·豪怡希望成为第一个登上世界最高峰的美国女士。）

温特克从1982年探险队经验中吸取了优点，又找到了最强壮最能干的美国登山运动员补充了队伍，组成了姑且命名的“中国/珠穆朗玛峰1984年探险队，”以便进一步寻找成功的机会。

与温特克同去的还有吉姆·韦克韦尔，现年43岁，他是久负盛名的登山运动员，也是登上世界第二高峰K—2的第一批美国人之一。1982年当玛蒂·豪怡悲剧性事件发生时，韦克韦尔同她在一起。

参加探险队的还有：约翰·罗斯克勒，35岁，他被公认为是美国最早的攀登喜马拉雅山的登山家。罗斯克勒还登过8 000米高的山峰3座，它们是喀美特峰、麦卡鲁山和刀拉吉利峰。他开拓了喜马拉雅山周围山峰的几条最困难的路线。1983年在攀登珠穆朗玛峰时，罗斯克勒得了肺水肿。这是一

种比较危险的病。在到达西峰之前，他被送回营地。

戴维·马瑞，55岁，在西北登山界颇有声望，又是一对孪生滑雪冠军菲力和斯迪维的父亲。他从温特克1982年探险队返回时，就已证明他是位久经考验的头脑冷静的探险队员。

菲利浦·俄什勒，33岁，他参加过1982年探险队，曾经是1983年珠穆朗玛7峰探险队的登山领导，他成功地开辟了南卡罗来纳州通常的爬山路线。在那次探险中，俄什勒无氧爬到7 925米以上，只因冻伤被迫下山。

参加登山队的还有职业向导乔治·邓，30岁，已在1983年珠穆朗玛探险中初露锋芒。温特克的儿子彼得，25岁；格雷格·威尔逊，27岁；约翰·斯毛勒奇，35岁，他们都是温特克向导服务的老手。

爱德华·赫克逊博士，既是1982年探险队的成员，又是1983年珠穆朗玛7峰探险队成员，1984年与温特克同去时是作为该队的医生而行的。赫克逊曾在1983年登上珠穆朗玛峰7 925米以上时有点轻微中风，现在已经康复了。

拥有9名登山者和1名医生的“1984年中国/珠穆朗玛峰探险队，”借助于牦牛从山脚爬到强攻地点后，再使用较小机械手法登山，直到1982年线路的高点——大峡谷，巨大的冰川包裹着山谷，海拔高度接近8 230米。从那儿开始，他们将力图完成北壁人迹罕至的攀登任务。

“在1982年，我们17人携带2.5吨的设备独自爬山。这一次队伍人少精干，我们赶快爬到6 401米以上，马上建立了一个前沿宿营地。在那儿，我们有天赐良机在10月上旬登上山巅。”温特克写道：“借助于从1982年探险得到的知识，我认为这个队会再有良机，马到成功。我们大家一起攀登，努力工